

你见过最阴暗的事情是什么。？

五天前，一个男人出现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店。

服务员收拾桌面不小心碰到他的行李，发现自己手上居然有血污，包里居然是一个女人的头。

男人发现事情败露，没有逃跑，没有劫持人质，甚至连一丝慌张都没有。

他拿出钱包结了账，安静地坐在原处吃完食物，直到警察把他按在地上时，他的动作都带着一丝优雅。

种种证据都指向他就是凶手，但无论警方怎么审问，陆鸣都一言不发。

直到一天前，他向警方提出一个要求，可以在被监视的审讯场所说出犯罪事实，但必须先见到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我……

昏暗的审讯室里，一缕轻烟从手指间飘起，男人微微低着头，脸颊因长期睡眠不足显得病态。自我坐下已有十分钟，他保持着沉默，只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。

「听说你要见我，才会说出事实？」我率先开口。

男人抬起脸，冲我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。

「对。」

「为什么找我？我们好像素未谋面吧。」

「因为我看过你的新闻，你做的新闻一向很有名。」

「那你杀人是为了出名吗？」

就像在平静的水面中投入一颗石子，波纹层层荡漾出来，密闭房间的气氛突然变得诡异起来，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看到那男人眼睛里的暴戾。恐惧慢慢滋生，我的背后浸出冷汗，我意识到不能再用之前采访的方法和语气，坐在我对面的，可是变态杀人狂。

五天前，这个叫陆鸣的男人出现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店，慢悠悠地喝完一杯咖啡，随后去上厕所，服务员收拾桌面不小心碰到他的行李，那是一个普通的登山包。服务员把包从地上捡起来，发现自己手上居然有血污，用颤抖的手滑开拉链，发现包里居然是一个女人的头，当场被吓昏厥。

陆鸣从卫生间走出来，知道事情败露，居然做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动作。

没有逃跑，没有劫持人质，甚至连一丝慌张都没有。

他拿出钱包结了账，安静地坐在原处吃完食物，直到警察把他按在地上时，他的动作都带着一丝优雅。

被杀的那个女人曾做过他的模特，两人认识了近一年，死者的尸体被发现在她居住的房间，凶器上的指纹、房间的钥匙、大楼监控……种种证据都指向他就是凶手，但无论警方怎么审问，陆鸣都一言不发。直到一天前，他向警方提出一个要求，可以在被监视的审讯场所说出犯罪事实，但必须先见到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我。

「我说的东西，你会如实写进新闻里吗？」他把烟头丢到地上，用鞋轻轻碾了碾。

「除了被害人的个人隐私，或是凶残血腥的犯罪过程，其他我都会如实报道。」

「那好，你可以开始记录了。」

他微微坐直，开始讲述，我打开录音笔，屏气凝神。

2

我叫陆鸣，今年二十七岁，是一名画家。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就对色彩和线条表现出一定的创造力，在我十二岁的时候，就得了全国少儿美术金奖。十五岁的时候，我画了一幅名为《海上的向日葵》的印象画，获得梵高艺术大奖金杯，那幅画现在价值五百万美元，好像被一个法国的私人收藏家买下。渐渐地，我名声越来越大，有很多富豪都邀请我给他们作画，并开出相当诱人的价格。

父母因为对金钱的渴望，逼迫我去迎合那些商人，我内心很排斥，但也没有办法反抗。

我随意的涂鸦，有时甚至是出于讽刺心理的乱画，那些根本称不上是作品的东西，有的成了品牌 LOGO，有的成了他们的广告板，有的被挂在办公室里，被他们视若珍宝。更可笑的是，很多新闻大幅度报道，说我已经进入「新派艺术流」。

白痴。

艺术不应该是被铜臭购买的废纸，而是该遵从本心的奉献，但那些俗人怎么会懂！

Anyway，不管怎么样，年纪轻轻的我就名利双收，过上普通人梦寐以求的那种生活。渐渐地，我感受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空虚，那种空虚感就像你踏入一片沼泽，想要快点逃出去，却没有勇气迈出脚。

在这样的状况下，我培养了一个变态的嗜好。

大概在三年前吧，有个姓齐的富商找到我，开出高价让我给他作幅画。那富商六十多岁，却娶了个二十岁的女大学生，那女人吃饭时眼睛有意无意地勾我，我突然涌起一个恶作剧般的想法。去卫生间的时候，那个女人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，那是她的手机号码。过了一个星期，我把她约到酒店，两个人云雨一番，结束的时候女人面颊潮红，身体微微颤抖，我说：「你现在的样子非常美，要不我给你画下来吧，绝对会成为很好的艺术品。」

那女人浅薄无知，听到这话乐开了花，立马摆好姿势让我画。

第二天，那富豪收到了我为他专门作的画，他的新婚妻子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，眼睛露出妩媚的笑意，脖子边还有细汗。虽然我没见到富豪当时的表情，但想来一定很有趣，那男人当晚就把妻子打得像猪头，第二天轰出家门，寻了一大堆黑道上的人，想要收拾我，我早预料到这一切，溜到了另外一个城市。

随后，我在网上把那幅写生发了出去，包括富豪和那女人的信息。关于色情的新闻总是扩散得很快，一时之间那个富豪成了知名人物，所有人都知道他被戴了绿帽子，可能是他心胸狭隘，又或是他身体太差，不到一个月他就莫名其妙病死了。

当我看到他死亡的新闻时，身体涌出一股奇妙的战栗感，高额度的亢奋让我难以平静，久违的灵感也纷纷涌入我脑中。

那晚我不眠不休地画了幅《地狱来客》，那幅画让我的艺术领域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，国外媒体做过很多解读，相信你也听说过。

当然，我最大的收获，是发现了一种极度快乐的生活方式。

了解一个人，发现他最在意的东西，然后把它毁掉，这种事情会给人一种难以想象的快感。

这个世界，无论是权力、金钱还是社会地位，说到底，人们追逐着这些，就是想把自己凌驾于另一群人之上，这也是生活的丑陋本质。

随后，我又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，挑两件有意思的和你说说。

有一个小男孩，因为家境贫寒，边上学边打三份零工，我第一次遇见他，是在便利店的时候，他因为值夜班睡着了，被老板臭骂半小时。老板走后我装出热心的模样，一边安慰他一边和他攀谈，那男生在我面前单纯得就像是一张白纸，很快就给我吐苦水，说老板经常克扣他们工资，有时还把他们当苦力使，若非实在找不到工作，那男生早就想走了。

我留下一个联系方式，对他说要是想找容易赚钱的工作，可以打给我。

过了没多久，那男生果然给我打电话，把我约到一个小饭店，他用不卑不亢的态度请我吃饭，问我有没有靠谱的工作介绍给他，他已经辞职了。

「你期待的待遇是多少？」我笑着问。

「三千吧，一……一个月。」那男生心里有点儿没底。

「没有。」我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「哦，没事，那当我没问。」他维持着体面，虽然语气和表情已经出卖了他内心的沮丧。

「三万一次的倒是有，你有没有兴趣？」我若无其事地问。

那男生身体猛地一颤，眼睛里发出亮光，站起来给我倒了一杯酒，问我是什么工作。

我简单地说了下后，他几乎恼羞成怒地把酒泼到我脸上，怒气冲冲地就走了，临走时还骂了几句脏话，说我是狗娘养的。

自尊心和金钱的拉扯，从来都不是交接战，而是持久战。

所以，我也没有把他的愤怒太当一回事。

随后又过了一段时间，那男生又给我打来电话，说他同意了，但要求我先付定金，我爽快地打给他，让他能放下戒备。那男生在酒店待了一夜，第二天在楼下大厅和我见面，我把剩下的款交给他。也是在那一刻，我见识到最生动的人类表情，那是一种复杂到难以描述的表情，有痛苦、有窃喜、有羞愧、有愤慨……

我就像品尝着鲜美食物一般，欣赏着他的样子。

自尊心瓦解的过程，多么有趣啊……

那男生回校后，把一部分钱寄给了家里，还有一部分钱买了个礼物，准备向暗恋已久的女孩告白，正当他把女孩约到餐馆时，发现吃饭的学生都在盯着他，带着嘲笑和鄙夷的目光。男孩心里怦怦作响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很快女孩过来了，男孩把精心准备的礼物递给她，笨嘴笨舌的开口，一句话还没说完，那女孩就把礼物打掉在地。

「恶心，你以后不要再骚扰我了。」

男生目瞪口呆，那些看客表情更加刻薄，就在这时，男生手机响了响，他拿起一看，掉入地狱的深渊。

他和两个男人光着身子在酒店乱搞的视频，居然被发到校内论坛里，下面几千条留言全是奚落谩骂。

当晚，那个男生就跳了楼，尸体就像一个摔烂的西瓜，围观的人指指点点，却没有一个人同情他。

3

打火机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，陆鸣好像说累了，又点燃一根烟。

这个人，是彻头彻尾的变态。

他说起这些事的时候，声音平淡表情漠然，仿佛在说一件件无关紧要的琐事一般，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意，有一丝炫耀的意味在里面。

「为什么要做这些事？」我的手掌因激动流出大量汗液。

「这么好玩的事情，为什么不去做？」他抬起脸反问：「只需要花一点点钱，和一点点时间，就能把另一个人像蝼蚁般玩弄，你可以掌控他的人生，把他变成任何你想要的样子。在这些过程中，你能获得上帝般的满足感。」

要是大家知道，这个天才画家所有的灵感都来自「杀人」，想必明天的头条会爆掉吧。

「说回案件吧，这次你为什么自己要自己动手，杀了那个女孩，也是为了找快感吗？」我把录音笔伸到他胸前。

他的嘴唇微微一颤，带着寒意瞟了我一眼。

「你做一次新闻，大概多少钱？」他问出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。

「不多，也就是普通媒体工作者的工资水平。」

「这几年，好像经常看到你做的新闻，出现在网站头条和电视节目上，你的新闻都是自己找的吗？」

「还是说回案子吧，天不早了，我明天还得上班呢。」我把话题往回拉。

陆鸣悠然地把烟抽完，淡黄的灯光下，他消瘦的五官显得狰狞。

「你耐心真差，我讨厌耐心差的人。」

4

我讨厌耐心差的人。

没有忍耐力的人类，在我眼里就像不会克制原始欲望的动物一般。之前我曾在一个网站上，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，那个博主把忍耐力分为十级，最低的那级是打针吃药，忍受病痛，随后是被当众辱骂，忍受嘲笑，接着是一个人独居，长时间不和外界交流，这是忍受孤独……有意思的来了，最高等级的忍耐，在于对自己欲望的克制，举个例子，你在路上见到一个鼓鼓的钱包，你能否视若无睹地走开，你在酒店和一个性感的女人共处一室，当她脱光了躺在床上，你是否能守住自己的皮

带，更简单的，一颗巧克力糖被你含在嘴里，当它慢慢被你的唾液融化，你是否能忍住不用牙齿咬它？

归根到底，人就是一种容易被自身欲望征服的生物。

直到半年前，我终于见到一个可以和欲望对峙的人，当时我欣喜如狂，就像能玩到一直期待的游戏一般。那个女生叫宁宁，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她有一个男朋友叫韩路，两人感情一直都不错，我通过一些手段接近她们。

本以为搞定这样的小女生会很简单，钱、名气、别墅、虚荣心……这些我平常用得顺手的套路，在宁宁身上却完全没用。她礼貌地谢绝了我一系列追求，到最后甚至翻了脸，骂我是个流氓，再骚扰她就报警要我好看。

她的种种表现，让我欣喜如狂。

游戏要是没有难度，玩起来还有什么意思。

虽然宁宁是个恪守自我的人，但她的小男朋友，可谓是一身毛病。我带他去了几次高级会所，又带他去了几次地下赌场，没几天他就成了巴普洛夫的狗，尤其在他欠下高额的赌债后，几乎对我言听计从。

有趣的部分终于来了。

在地下钱庄的死亡威胁下，韩路被吓得日夜无眠，人瘦得就像一只骷髅，宁宁当然不忍心看着男朋友这样难受，就找自己的

朋友借钱。但那点点钱连利息都不够，怎么可能把事情摆平，就这样，韩路跪在地上乞求宁宁帮帮她。

「我……能帮你什么？」宁宁眼睛里溢满泪水。

「陆大哥最近在招人体模特，给的价非常高，你去做几次，帮我把债还清我们再重新开始生活……」韩路低着头，鼻涕眼泪流了一地。

就这样，我再一次见到自尊心瓦解的全过程。

「把腿抬高一点，腹部收紧，手放在脑后……」我拿着画笔，毫无感情地下命令。

赤身裸体的女孩满脸都是羞愧和愤怒，却不敢出声质疑，颤抖着身子服从我的指令，其实她的身体不算很美，小腹有些许赘肉，肩膀上还有淡白色的胎记。但是不重要，她脸上的表情实在太有趣了，我在高亢奋的情绪下慢慢作画，灵感如繁星般在脑海中闪现。

当然，这只是第一步。

我按照合约付给她一笔费用，她拿过钱后冷冷地说了句谢谢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

第二次，她又来找我，因为韩路的赌债还有很多没还清，我却面无表情地拒绝了她，我说我已找到别的模特。那女孩一下子就急了，终于放下姿态，求我再给她一次机会，我假装思考了半晌，把她推荐给我的一位同行。那位同行可以给很高的价

钱，但是他的职业素养可远远比不上我，我不知道他们在酒店干了什么，只看到她出来时脖子胳膊都是淤青，脸上还有委屈的泪水。

就这样，在爱情的虚无奉献精神，加金钱的不断诱导下，那个自视清高的女孩，开始习惯展现自己的身体，甚至和不同的画家发生关系。我知道，她已慢慢被压垮，只需要最后一根稻草，她就会彻底崩溃。

一个星期前，当宁宁疲倦地打开公寓房间大门，看到男朋友和会所带回来的一个嫩模在床上厮混时，她怒不可遏地拿起水果刀，想要把眼前的一切都毁掉。韩路跪在地上忏悔，说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，自始至终，她就是我的玩物目标。

那个疯女人，为了复仇给我发来一串短信，居然还拍了裸照，邀请我「去她那里坐坐」。

虽然觉得事情诡异，但我也没太放在心上，当晚就赶了过去。

我没想到，猎物也有跳起来咬人的那一天。

一进门，宁宁笑吟吟地给我倒上一杯茶，和我聊了几分钟闲话，随后开始脱衣服，坐在我身上亲我。就在我慢慢放下戒备的时候，透过镜子我看到她拿起藏在沙发后的水果刀，我背上涌出冷汗，刀锋几乎要贴在我的后颈上。

「宁宁，我们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，毕竟你有男朋友。」我装出正人君子的模样，温柔地看着她。

她没想到我说出这样一番话，愣了愣神。

就在这最关键的几秒钟，我闪电般按住她胳膊，她意识到阴谋败露，开始大喊大叫，试图抢过掉在地上的刀子。我没得选择，只能掐住她脖子，然后另一只手把刀拾起，刺入她胸膛，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死亡，血液比任何颜料都要生动，宁宁开始抽搐，瞳孔放大到一种不真实的程度。

接下来的事情，想必你已很了解了。

5

凌晨三点，两个警察走进审讯室，把陆鸣给带走。

陆鸣走出门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：「我会报道你的所作所为，让大家看清你的真面目，虽然你被抓住，法律层面上会受到制裁，但在道德上，民众还会给你更多的审判。」

陆鸣停下脚，侧着脸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。

「不，是你被抓住了。」

什么意思？

这人的精神出现问题了吗？我正纳闷着，一个年轻的女警察走进来，说我可以回去了。

坐在警局外的豪车上，我终于抑制不住，发出狂喜的笑声。

那个家伙，那个家伙，真的是太有趣了。

要不是他被警察逮住，说不定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。

我第一次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，招聘经理问了所有人一个问题。

「这个时代，什么最珍贵？」

有的回答钱，有的回答时间，有的二货还回答什么职业操守，那个叫胡庭的胖子经理失望摇头，在白板上写下两个字：流量。

在这个舆论大爆炸的时代，流量比钻石还要值钱。

懂了这一基本原则，做自媒体才有点搞头。

举几个简单的新闻好了，一年多前某商业住宅发生火灾，女主人和孩子都丧生火海，而火灾竟然是保姆故意酿成的。这个新闻要怎么做才能抓住流量呢，我们就要编造一个「农夫与蛇」的现代版故事，把男主人塑造成一个温和善良的形象（虽然我们早知道他是什么德行）。

男主人的「善良」要和保姆的「邪恶」作为对比，男主人的「痴情」和此刻的「悲情」作为辉映，加上一张他蹲在地上痛不欲生的高清晰照片，所有热点元素都聚齐了，这个新闻成了全国的爆点头条。

但是，精彩的部分才刚刚开始。

现在这个社会，人们最爱看的东西并非色情暴力或是血腥，人们最期待的是「反转」，比如说一个道貌岸然的老师，有朝一

日你发现他是个家暴狂，那种颠覆感会带来巨大的流量和讨论。同理，要是个善良痴情的男人，突然变成一个抢财产养小三的渣男，那么这个新闻会比第一次新闻更加火爆。

善用「反转」的媒体人，才是真正的流量玩家，他们可以把新闻当成可回收垃圾，不断循环利用。

我们每天放一点猛料，撕开那男人的深情人设（那人设也基本是我们打造的），让那些看戏的民众乐此不疲，最后把广告价格越调越高，赚得盆满钵满。

还有一些公众事件，事情的对错已经很明显了，但我们会蹦出来唱反调，同时找一些无足轻重的账号出来吵架，其实有眼睛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无所谓，漫骂有时候也是一种流量。

我们会分裂成不同的角色，把一个简单的新闻弄得「疑点重重」。直到事情结束，有的涨了粉丝，有的接了广告，有些名声坏了则直接弃用，免得到时候被人家查出来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早就赚翻了。

有人说，现在是个自媒体时代。

在我看来，现在更像是个大娱乐时代，一个逗傻子的时代。

关注新闻的大众，根本不会在乎事情的真相，也从不思考里面的基本逻辑。就像被文字牵引的狗一样，一下摆到这头，一下摆到那头，直到媒体人把新闻的价值都利用殆尽，才会一拍脑袋，觉得自己好像被耍了，却依然乐此不疲。

那既然如此，我为什么不去做假新闻呢？

在这样一个天才的想法下，我开始了自己的成功之路。

6

我第一次做假新闻，是无意间碰到的一次斗殴事件，一个女人在泳池游泳，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在泳池里摸了她屁股，那女人大怒，甩了男孩一巴掌。随后男孩家长赶过来，要找女人算账，那女人的老公也闻讯而至，两伙人吵得不可开交。

听了大概十分钟，我依稀听到那女人好像是个老师，心里灵光一现，一个绝妙的 idea 出现了。

女教师，青少年，泳池接触……把所有关键词结合在一起，就可以勾勒出一个满足大众恶趣味的故事。

我把照片发到网上，说那女教师去游泳，男孩无意中碰了她一下，就被挨了重重一耳光，随后还不解恨，叫来自己老公对那男孩进行殴打。新闻一发出引起轩然大波，那女教师的个人信息很快就被肉到网上，随后就是大众「充满道德感」的批判，学校为了减小影响只得把那女教师开除，不仅如此，那女教师每天都收到辱骂信息和匿名快递，不堪其辱的她选择以死明志，但大部分网友依然觉得她是惺惺作态。

因为那个新闻，我的工资翻了两倍，职位也升作主管。

终于，我发现自己超越常人的天赋，即把大众的恶趣味变成金钱的才能。

女孩子去夜店被性侵，我却把新闻的重心放在她的衣着和社会关系上，让看客觉得「活该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」。

男生被校园暴力忍不住反抗伤人，我却把新闻重心放在他逃学去网吧和打架上，让那些有代入感的家长抨击学校。

医生做完手术蹲在地上喝葡萄糖补充体力，我却把重点放在那瓶葡萄糖的钱该谁出上，医患之间的纠纷永远是个热点。

什么，要是别人找麻烦打官司怎么办？

道歉呗，诚恳地道歉，道歉书要多长有多长，钱该赔多少赔多少。但是要一口咬定只是收到了错误信息，本意不想伤害任何人，这样一来，法律能给的惩戒也微乎其微。

凌晨三点，办公室还灯火通明。

我一开门，那些同事就围上来，七嘴八舌地问我情况怎么样。

知名画家的闹市杀人案，是这座城市最大的新闻，哪家媒体要是能掌握到第一手资料，流量带来的利益简直不可想象。

陆鸣那小子也算有眼光，居然把这份大礼送给我，我当然要好好回馈他。

「小李，录音笔里的东西全部整理出来，把故事润个色，重心放在那些被害人的贪欲上。让这个新闻有扩散度，接下来几天，我们挖掘一下说不定还有惊喜。小王，把那些照片打好码，放明天的头条，小胡，联系陆鸣工作室的相关人员，最好

弄到他那些画的复印件……」我边喝茶边指示，办公室忙得热火朝天。

「那个，受害者的个人信息……要不要含蓄一点，我们这样写所有人都能猜到他们是谁了，会不会不大好？」一个戴眼镜的实习生女孩怯怯地问我。

「干！」我把热茶泼到她脸上，「有什么不好，你要是不想做现在滚蛋！」

那女孩尖叫一声，脸被烫得通红，眼泪汪汪地往后缩。

白痴。

新闻当然要有爆点，就像 A 片必须要有情节，这些菜鸟真是脑子秀逗了。

天色微亮的时候，新闻终于做好了，抢新闻就像是登陆战，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，我满意地看着电脑上的样稿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

不知道这次银行账户里能多几个零呢？

我点击发送，疲倦如潮水般袭来，我躺在沙发上沉沉睡去。

7

不知道睡了多久，闹哄哄的声音在耳边响个不停，我揉了揉眼睛，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，头发就被一个人抓住，接着头重脚轻地摔在地上。

世界天旋地转，我摸了摸下巴上的血，瞬间清醒起来。

办公室被砸得七零八落，地上全是血污，一个脖子上有骷髅文身的高大男人给了我一耳光，恶狠狠地问：「还他妈睡得挺香啊，那个新闻是不是你发的？」

「什……什么新闻？」我牙齿打战。

「干你娘，还装傻！」那男人又给了我一拳，我两颗牙齿飞到窗户边。

一份报纸瘫在我眼前，陆鸣的新闻占据了一大半版面，我心一抖，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。

「怎么了，大……大哥？」

「跟我去见我们老板，妈的，你小子也算有种了，干到我们老板头上了。」那男人不理睬我的哀求，扯住我脖子往外拖。

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，大哥，有话好好说……」我不停地蹬腿，示意手下那些员工报警。

但他们只是抱着头蹲下，仿佛看不见我一般。

越野车走走停停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被那大汉一脚踹下车。

御龙山庄，海边别墅，这个地段的房子随便一栋都过亿了吧。

我心里的恐慌越来越盛，被那群大汉推推搡搡往前走，进入像古代宫廷一般奢华的别墅，大厅的最中央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

者冷冰冰地看着我。

「那新闻是你写的？」他的嗓音沙哑刺耳，却带着一股压迫力。

「是……是根据陆鸣的口供写的。」

「你认不认识我？」老者喝了一口茶。

「您是……」我跪在地上，就像一颗随时要被石头压碎的鸡蛋。

「我叫齐思羽，就是你新闻里那个被戴绿帽子后气死的富豪，你知不知道，今天有多少家媒体堵在我们公司门口，知不知道我们公司股价今天跌了多少？」

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脑袋一片空白。

齐思羽，跨国财阀秦联企业的副董事长，一向嚣张跋扈的财阀大公子秦文佑，在他面前都乖得像个小学生。一直有人传言，秦联之所以能做成现在富可敌国的豪门企业，齐思羽这个军师厥功至伟。

妈的，这件事怎么会和他扯上关系？

「这些事不是我乱写的，都是陆鸣在警局告诉我的，你可以听听录音笔，都是他亲口说的，是他想要污蔑你名声……」我大汗淋漓，浑身发抖。

「你的意思是，陆鸣和我有仇，是他想要整我？」老头眼中露出一丝寒芒。

「对，没错，就是那样。」

「哦，我知道了。」老者起身，随意般甩甩手腕。

下一秒，我的右手被踩在地上，那个脖子上有文身的男人，拿着一把刀走到我身前，他冲我狞笑，刀和地板发出一声巨响。

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」

我惨叫着在地上翻滚，剧痛让我无法思考，眼泪和鼻涕布满脸庞，我被砍断的右手，被那男人用刀叉在空中。

「这次给你点小教训，以后别让我在这座城市见到你，以后做新闻，多做下功课。」

老者拄着黄金拐杖慢慢离开，我已经要昏厥过去，那些凶神恶煞的男人把我抬上车，然后一路狂飙，最后把我像死狗一般扔到医院门口。

8

「你被抓住了。」

「不，是你被抓住了。」

不屑的笑容，眼中比寒冰更冷的淡漠，一缕烟在空中慢慢消失。

猛地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躺在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医院，断腕处传来的剧痛，让我忍不住呻吟起来。

毫无疑问，我被耍了。

我颤巍巍地坐起来，用左手打开手机，查着陆鸣的相关资料，居然在社会关系一栏看到不可思议的信息，齐思羽居然是他的亲舅舅。

陆鸣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「假新闻」？

冷汗溢满我的额头，伤口传来剧烈的麻痒感，那种痒让我无法忍耐，就像无数只小虫子在其中穿梭，我大声呼喊医生。

过了几分钟，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医生走进病房，坐在我身旁。

「医生，我的伤口好像有点不对劲，太痒了……」

「不舒服吗？」医生不紧不慢地问。

「对，真的很难受，你能不能把纱布卸下来，重新包扎一下……」

「没那个必要。」

医生索性跷起二郎腿，慢悠悠喝一口水。

干，这是什么鸟医生？

我实在忍耐不住，用手指抓了抓纱布，随即被痛得大声惨叫，妈的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如果不去管，就是痒得让人恨不得撞墙，如果轻轻碰下，就是痛得让人昏厥的程度。

那医生侧着脸，欣赏着我痛苦的姿态，眼镜片反射的寒光，让我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劲。

「我在你伤口涂了一种特殊的药膏，怎么说呢，这种药膏一般是去腐肉的，涂在新鲜的伤口上，就变成一种毒药。伤口会发炎、巨痒甚至会导致神经混乱，总的来说，会让人非常难受，难受到期待死亡的程度。」

医生站起身，嘴角有着让人不寒而栗的笑容。

「为什么害我？为什么害我？」

万蚁爬行般的痒让我分贝加大，脖子上的青筋也纷纷爆出。

「我帮你回忆一下吧。」医生拿出一张剪切非常工整的报纸，「这是我儿子。」

两年前，一个十八岁的男孩遭受校园暴力，拿刀反抗刺伤了某个施暴者。舆论发酵后引起社会各方讨论，就在此时，我发布了一条重磅新闻，那是男孩和施暴者在酒店的视频和照片，加上他多次的逃课记录，把视线转移到青少年的教育上面。

大尺度的反转，让这条新闻霸占一星期的头条，带来巨额的广告费。

「他和两个男人在酒店乱搞的视频，居然被发到校内论坛里，下面几千条留言全是奚落谩骂。」

「当晚，那个男生就跳了楼，尸体就像一个摔烂的西瓜，围观的人指指点点，却没有一个人同情他。」

我脑袋嗡的一声，这他妈又是陆鸣给我设的陷阱。

他讲的故事中，那些被他「玩弄」的受害者，都和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「你想怎么样？」我本能地缩在床边，摆出戒备姿势。

「我想做的已经都做了，接下来的半个月，你会越来越痒，身上的肉会接二连三地腐烂，最后你会忍不住拿刀把自己的肉一块块割落。我认为，这样的惩罚对你来说，算是公道。」

医生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起身徐徐走出病房。

9

踉踉跄跄地跑出医院大楼，回到闹市街道上。

阳光刺眼，我抵了抵干裂的嘴唇，脑中思索着接下来该怎么办。

得罪了秦联的人，身上还被下了毒，好在这些年也赚了不少钱，就尽快离开这座城市，去别的地方找大医院看看吧。

打定主意，我在马路边伸出手，拦下一辆计程车，虚脱般坐进去。

「去城市中心广场。」

「滚下去！」司机是个络腮胡子，他侧过脸对我咆哮。

「你……你说什么？」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情况。

「滚下去，老子不做你这种人的生意。」

「你认识我？」深入骨髓的寒意从心底升起，自从那条新闻发布后，所有的事情都越来越糟。

那司机不再和我废话，愤怒地下车，把后车门拉开，把我甩出车外，带着一声脏话扬长而去。

不仅如此，我发现街上的行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。

到底怎么回事？

「就是他，那个做假新闻的。」

「不要脸的东西，害死了那么多人，还有脸走出门？」

「你看，他的手好像断了，活该，这种人最好把他四肢都砍了，做成人彘才合适……」

那些恶毒的窃窃私语，就像子弹袭来。

我面红耳赤地低着头，不敢再看任何人的眼睛。

半小时后，我在一家便利店的电视上，看到秦联发布的澄清新闻，他们买了所有媒体的黄金板块，把我近几年的所作所为公布于众，我的清晰正面照也被挂在最上面。报纸、电台、公交车站上的广告牌……他们把我变成这座城市人人喊打的臭老鼠。

「老大，这个人好像就是电视上那混蛋。」

「干，就算是我们这些混混，做的事也没那么下作。」

几个小混混把我围在街角，带着嬉笑和耍闹的态度。

「既然碰到了，就收拾收拾吧，打这种人相信不会有任何人找我们麻烦的，妈的每个人都练练手，免得下次打架打错地方……」

我不停求饶，他们却听若无闻，无数拳脚落在我身上。

很快，我奄奄一息地倒在地上，血液像浓痰呛在喉咙里，只觉得死亡在向我靠近。

10

「救……救我，救……命……」

我气弱声嘶地呼救，来来往往的行人，有的急匆匆跑来，看清楚我的脸，又幸灾乐祸地离去，有的给我补上几脚，咒骂几句跳开，有的甚至拿出手机录像，记录我的死亡过程。

他们都在期待我死去，就连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关怀都没有，我身上还有一块完整的肌肤吗？我不知道。

一双干净的球鞋停在我面前，熟悉的烟味飘入我鼻中。

我奋力抬起头，看到一张消瘦冷漠的脸，他不是杀了人吗？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被放出来？

陆鸣坐在我身旁，把烟头弹到我脸上。

好痛，但我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「为……什么，为什么要害我……」我瞪着他，不理解他对我的恨意。

「你认识她吗？」

陆鸣从口袋拿出一张照片，放在我眼前。

照片上的女孩年纪不大，穿着白色裙子，脸上有两个淡淡的酒窝。

有点眼熟，但我记不起来了。

「她叫周宁宁，半年前她在街上发传单，被从酒吧出来的两个醉汉拖到车上轮奸，事后她报了警，但那两个醉汉一直没被抓到。随后她找到一家媒体，希望社会能关注这件事，能抓住那两个强奸犯，最重要的，是避免再有女孩子受到这种伤害。一个二十二岁的少女，需要怀有多大的勇气，才能把自己的伤口

剖出来给大家看，只是为了保护其他的陌生人。但她没有想到，她接触的是一家无良媒体。」

「过了一个星期，关于她被侵害的新闻报道出来，她目瞪口呆地看着网页，新闻里关于她受到的伤害一笔带过，反而花大量篇幅杜撰了她的人际关系。她只交过一个男朋友，但新闻里写道她在大学就谈过十几次恋爱，她从没去过夜店，但新闻里写她经常穿暴露的衣服游离夜场，还造谣说她堕过几次胎。更可怕的是，她的照片也被公开在报道里，从那一刻开始，地狱在她身上降临。」

「身边所有人都骂她是贱女人，觉得她是自作自受，每天都有很多人给她发谩骂短信，还有一些可怕的快递，纸钱、扎针人偶、烂裤子……她想辩解，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听，她成天窝在自己的小房子里，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。最后的最后，她做出一个极端的决定。」

「因为读大学时我曾教过她画画，她希望我能帮她画最后一幅画，她本来是个干净漂亮的女孩，却在附骨之疽的网络暴力中，变得苍老憔悴，长期缺乏睡眠导致她敏感脆弱。她哭着对我说，她一生未做过坏事，为什么这种事会降临在她身上？我决定帮她，对她说我会查清楚这一切，让她好好休息。但我没有想到，那天夜里她就自杀了，她说她太累了，已经没有面对明天的勇气。」

力气慢慢抽离，意志也慢慢模糊。

陆鸣站起来招招手，几个穿白大褂的人把我抬上救护车，我却没有一丝欣喜，内心的恐慌越来越盛。

「别想那么容易就死掉，我会想尽法子救活你，但让你不人不鬼地活着。你必须好好感受一下她们的痛苦，你身边的每个人都憎恶你，所有人都把恶意强加于你，失去所有自尊、感情、认同感……唯一残留的只有无尽的痛苦。你不是喜欢这个大娱乐时代吗？好好享受吧。」

陆鸣咬着牙拍拍我的脸，眼中的怒火欲把我吞噬。

下一秒，我坠入深不见底的黑暗。

【尾声】

「我叫周宁宁，今年二十二岁，我拍这个视频，只是想证明，我不是新闻里说的那种人。」

手机视频里的女孩衣着朴素，有着重重的黑眼圈，想必很长时间都没睡个好觉。

「我不知道那家媒体为什么要这么写，我也不知道大家都在骂我，我一次次辩解，谩骂却越来越多。我也不明白，为什么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，可以怀有那么大的恶意？自始至终，我都没有做错过事情，为什么……」

女孩开始哽咽，眼泪大滴大滴掉在桌子上，就像灿烂的水晶。

「现在我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，我不是新闻里的那种人，我不放荡也不滥交，我只是一个受害者。你们还是可以选择不信，但我希望下次再看见类似的新闻，你们能好好想一想，能收敛下自己的恶意，是否在无意中伤害了无辜的人……」

女孩开始吃白色药丸，一颗接着一颗，到最后小半瓶一口吞下。

「我会请人肢解我的尸体，把我的头放在闹市区，相信这样一来，大家都会看到这条新闻，也能重新审视这件事情。对不起，爸爸妈妈，对不起，陆老师，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……」

女孩的声音越来越弱，趴在桌上开始抽搐，视频也变成黑色。

直到最后，女孩都对世间怀有善意，她用极端的方式，给大众一个理智的劝诫。

尽管，在这个大娱乐时代，也没有多少人能听懂。

「所以，那个肢解尸体的人是谁，是陆鸣吗？」一个戴着耳机的男孩问。

「听说不是，好像是那女孩雇的一个小偷，但陆鸣知道此事后第一时间赶过去，决定用自己做诱饵，把新闻炒到最大。」另一个染着黄头发的男孩说。

「那小偷什么来历？」

「我看了小道消息，听说那小偷是个色情狂，好像还有恋母癖，要不要发个短信骂骂他？」

「好，算我一个。」

两个男孩兴致冲冲地走远，没人注意到天桥下面还有个流浪汉，他浑身都是血污，右手齐腕断掉，发出腐烂恶心的味道。

每当有人经过，他就会不受控地发抖呜咽。

而每晚准时十二点一辆车停在他身前的时候，他还会发出野兽般的惨叫。

（完）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